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紀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王爾熙

宋文紀卷七

明　梅鼎祚　編

劉穆之

字道和東莞莒人世居京口初為高祖府主簿委以腹心之任歷左僕射穆之與朱齡石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容白高祖疏

此與周祇徐廣劉柳孔甯子等並為高祖晉末輔政時書疏

高祖既討平桓玄安帝反正為青徐二州刺史鎮丹徒而國璩司徒王謐錄尚書領揚州及謐薨高祖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或欲令高祖于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高祖沈先與穆之言穆之

以劉孟諸公一時推功非宿定臣主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偽起如厠即密疏白高祖高祖由是入輔

皮沈如至其言不可從

穆之帖

所欲足下家弊爾倉卒無祿故推遷不得不相用事已御出寧復吾所得迴復足下且當就之公還當思更律啓申師情事也劉穆之白　淳化帖

朱超石　齡石弟歷河東太守中書侍郎兄弟雖出自將家並閑尺牘闗中亂與齡石俱沒赫

連勃勃見殺

與兄書

登北邙遠眺衆美多盡光武墳邊杏甚美今送其核

又

橋去洛陽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可受大舫過也制作奇狀並水經注

七里澗有石梁即旅人橋凡是數橋皆累石為之亦高壯制作甚佳

又

洛水道路本好青槐映蔭可愛洛陽記　洛水郡國志作洛下映蔭作蔭映

又

楊佺期洛陽記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上有穀水塢趙石與兄書　按此或疑楊佺期晉人而有趙石書蓋注者並引之耳非記引也

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修謂之千金塢選注　沈休文詩東出千

金堰西臨鴈鶩陂

又初學記

陵雲臺上有奇井望之幽然投一石子擲之久方聞聲

又

石經大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弟歷吳國內史義熙九年卒

益晉孝武帝哀策文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文出本示珣曰猶少序節物一句誕攬筆便益其秋冬代變後云珣歎清拔因而用之

霜繁廣除風回高殿

伐廣固祭牙文誕爲武帝太尉長史北伐廣固領齊郡太守文筆委誕

敬建崇牙顯玆威靈使鳴金輟響無戰有寧皇風幽被

凱旆歸旌

王弘字休元瑯琊臨沂人珣子歷太保領中書監

陳會稽王司馬道子

弘爲晉會稽王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煩興弘以爲宜建屯田陳之道子欲以爲黄門侍郎父珣以其年少固辭

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與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畯以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于事實也

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乏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冶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

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弘廢田蕪廩虛實亦由此弘過蒙識擢志輸短効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耶至于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

彈謝靈運奏　宋國初建弘還尚書僕射奏彈靈運高祖時為宋公令報

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誡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

淫其嬖妾殺與江渙弃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桀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奬頻叨榮授閩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闇閹致滋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淮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𠰌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侯

還散輩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執憲蔑聞羣司循舊國典既頹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懿遵舊之愆伏須准裁

武帝為宋公令報

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為永制

上文帝辭封表

弘自江州刺史入朝預謀廢立文帝即位以定策功進位司空

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户上表固辭乃見許

臣聞趙武稱隨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臣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績蔑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令天啓其心預定大策而名編司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當稽違成命苟修下節但無功勤暴之四海進闕君子勞心之謀退違小人勞力之効而聖朝僭賞于上愚臣苟忝于下則為厚誣當時永貽口實竊財之誚比此為輕懼塵盛

猷虧玷為大微躬所惜一朝亦盡非唯仰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疹胡顔靡託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況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

上文帝請遜位啓

弘為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録尚書元嘉五年春大旱引咎遜位

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讃契上佐人主燮理陰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寇竊非據則譎

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邴吉停駕大懼
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陛下聖哲御
世光隆宜休徵表祥醴泉踊而頃陰陽隔并亢旱成
災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癘之氣彌歷四時此豈非任
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畢凡流謬逢嘉運叨恩
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
州珥貂衣袞總録朝端內外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
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

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撓聖聽所以僶俛從事循牆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旣鯨鯢折首西夏底定便宜𧧑其本懐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廿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荏苒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灾患纏氓庶上欽皇朝緝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灾伏念惶赧五情飛散雖曰厚顔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戒

細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觖懲戒之幸竊懷庶幾今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徵塞天譴少弭謗讟伏願鑑其所守即而許之臨啟愧塞不自宣盡並宋書

辭總録揚州表元年六月弘又上表由是彭城王義康代弘為司徒與之分録

臣聞異姓為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誡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侯甸朝政勿及而以庶族庸陋浮華

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契豈可以憲章古式緝熈治道
驃騎將軍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徳彌劭敷政江漢化被
荆南搢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謀同詞分陜雖
重比此為輕臣實空闇階恩踰越俯積素餐仰玷盛化
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叔孫未進優孟見欺展季在下
臧文貽譏況道隆地昵義兼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為役
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厚顔胡能以處斯亡之懼寔
疚其心乞解州録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鑑

丹款俯順朝野攺授親賢豈惟下臣獲免大戾凡厥衆
隸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脫復遲回請出臣表遂闡外
內朝議輿誦或有可擇

文帝詔報

省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畀牧之志三復冲
旨良用憮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勲猷光
茂俾朕獲辰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總録固辭神
州使成務有缺以重朕之不德耶深存體國所望賁亮

驃騎親賢之寄地均旦奭還入内輔參賛機務輒敢從所執

又表

近冒表聞披陳愚管實冀天鑒體其至誠而奉被還詔未嘗酬察徒塵聖覽仰延優旨顧影慚惶罔識攸厝臣忝荷要重四載于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誠又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固寵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與愧已厚況在親賢朝野歸徳甫思引身曷云能補惟塵大典虧喪已

多不悟天眷之隆復叨恩奬名器弗毁蒙寵如舊感愚
自揆茫然無涯臣義康既揔録百揆毗賛盛化忝厠下
風諮憑有所内朝細務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實兼該
臣何人斯寇竊不已爲尒推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
愆必有隂陽之患伏念惟憂疹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
自安但成旨已决涣汗難反加臣懦劣少無此志進不
能抗言陳辭以死自固退不能重繭置氷鮮食爲𤻲祇
畏天威遂復俯仰至於攝督所部料綜文案曹局吏役

所須不多其餘文武皆為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請留職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預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令誠訴其見抑奪

文帝詔報

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

謝賜河上梨表 太平御覽

奉賜河上梨一千遠方味甘每垂降及仰佩恩榮俯增祗愧

廣陵前浦開表

伏聞廣陵前浦榛蕪歷久近復開除清源虛邃含明內鑒瑞以數致象以類應夫如是者鸞響鳳儀可停屬而須矣

與八座丞郎疏

弘為衛將軍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左丞江奥吏部郎

何尚之議並不同弘復為議

奏聞太祖詔衛軍議為允

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為苦怨宜更為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宜進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既得小寛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懐

左丞江奥議

士人犯盜贓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汙淫盜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闕之者足以鑒誡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謂為苦符伍雖比屋隣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所有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

右丞孔默之議

君子小人既雜為符伍不得不以相檢為義士庶雖殊

而理有闕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關今罪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補兵雖大存寛恵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

尚書郎王淮之議

昔為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

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當罪耳
夫束修之冑與小人隔絕防檢無方宜及不逞之士事
接羣細既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
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刑坐即事
而求有乖實理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
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
家十無其一奴客在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
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雖欲弘士懼無

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遵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衆使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也且士庶異制意所不同

殿中郎謝元議

謂宜先治其本然後其末可理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而末所以檢小人耶可使受檢於小人耶士犯坐奴是士庶天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抑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

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貴其閱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民之貲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為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前科區別士庶於

義為美盜制按左丞議士人既終不為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恵不必依舊律於議咸允

吏部郎何尚之議

按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為臯有奴臯奴無奴輸贖既許士庶緬隔則閭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必不賢今多僮者傲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綱是為恩之所霑恒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顏原求之鄙懷實所未愿謝殿中謂奴不隨

主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議

又議

尋律令既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謫者無處無之多為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謫耳吳及義興適有許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千石論啓丹書已未問會稽士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比被責以時恩獲停而王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蒞任之日偶不值此

事故耶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臨事論通
上干天聽為紛擾不如近為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
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耳令使復除亦得如之共相押
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閭里之外也諸議云
士庶緬絶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
不許不知何許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絶塵
粃者比門接棟小以為意終自閻之不必須日夕來往
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況如衰陵士人實與閭巷關

通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爲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爲輕則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便事至相糾閭伍之防亦謂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謫耳罪其奴客庸何傷耶無奴客可令輸贖有修身閭閻與羣小實隔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於

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匠數寛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禄榮付以局任當正已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匠乃已為弘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並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謫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精既衆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奏聞决之聖旨

議民役奏

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之强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劇況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敝尤深至令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家人遠討胎孕不育巧避羅憲寔亦由之今王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為半丁

十七為全

成槩河南人平陸令

與王弘書

太祖即位以弘定策功進司空封建安郡公上表固辭及徐羨之等誅徵弘為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録尚書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守時大旱弘引咎遜位槩與弘書弘本有退志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為衛將軍

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權軸之

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謩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録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蕃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隆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宋書

王曇首太保弘少弟歷侍中太子詹事

南臺不開門啟 元嘉四年太祖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臺首時領驍騎將軍繼啓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

既無墨敕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单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但既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厥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棨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

周祗 國子博士

諫高祖書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為高祖寵任欲令立功晉義熙三年表遣敬宣伐蜀譙縱祇書諫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賊固守不出敬宣糧盡軍中多疾疫引還

自義旗之建所征無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頃五穀轉豐民無飢苦刼盜之患亦為弭息此誠漸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為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泝流天險動經時歲

若此軍直指成都徑擒譙氏者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内殆無孑遺計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三吴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衂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况今泝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

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不過謂彼親離衆叛耳愚謂不然夫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矣為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修之家讎未雪不應以得死為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閫門之外

非所宜豫莂其有心不覺披盡宋書毛修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父瑾秦梁二州刺史為譙縱所殺故云家儺　敬宣初與父牢之謀襲桓玄事敗奔司馬休之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封武岡縣男拜江州刺史故云蒙生存之恩

執友箴

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飛爰逮姬哀俗遂凋成文緣利昵朋因偽情谷風興哀繁霜夏零道之未盡弘焉由人自室有回過門則親微言綿邈清談輟響金雖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悟投杖慊慊文侯友賢好學

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落僑札遼遼莊惠解帶一遇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冬青

枇杷賦序

昔魯季孫有嘉樹韓宣子賦譽之屈原離騷亦著橘賦至枇杷樹寒暑無變負雪揚華余植庭圃遂賦之云

徐廣 字野民東莞姑幕人晉都水使者藻之子仕晉歷祕書監宋禪拜中散大夫元嘉二年卒

晉李太皇太后服議后簡文宮人出本微生孝武帝即位尊為太后安帝時尊為太皇太后隆安四年薨朝廷疑其服廣為祠部郎議從之　晉書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

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禮制備盡情理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三年服宋書禮志末云晉

齊衰朞杜氏通典末云齊衰周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周於是帝服齊衰三年百僚服周　彌晉書作蕭儁公作昭公通典又作文公遂服書作追服

太常殷茂議以下通典

太皇太后名稱雖尊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謂齋服為安

廣又問

若以魯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責而漢代持服與正嫡無異殷太常所上服事於禮中尋求俱無明文然

僕之所言專據春秋也

車脩答

漢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無復翻革耶

獻高祖書　廣歷轉正員常侍領著作義熙六年高祖輔政時有風雹為災廣獻書

風雹變未必為災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已所以興政化而隆德教也當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于習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虛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既多刑德

竝用戰功啟積報叙難盡萬機繁湊固應難速且小細
煩密羣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勸禁司互設而
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義熙
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
凡識所不免要當俯順羣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
瞻允康𡠀言無可採願矜其愚款之志宋書

告老表永初元年拜中散大夫上表辭之

臣年時衰老朝敬永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息臣墳墓在

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增感慕心息道玄謬荷
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没
無恨

東宮頌 初學記

禮樂承軒典冊授庭命服唯九龍旗鸞旌

孔琳之字彦琳會稽山陰人晉義熙初遷尚書吏部郎宋國侍中歷祠部尚書景平元年卒

廢錢用穀帛議 琳之辟本國常侍桓玄輔政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諫又議

肉刑不可復玄好人附悦是以不見知

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為用之至要者
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于為錢則是妨其為生之
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
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
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
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
又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為敝著于
自曩故鍾繇曰巧偽之民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

充貲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于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于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今據用錢之處不為貧用穀之處不為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

便于穀耶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力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勲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

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
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
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饑寒未振實
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
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
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
邮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運置南史作難運勞毀作勞煩三十作四十
以貨次食晉書作貨為食次運置作難運庾作庫衍作
溢精力達治作精才達政民無作下無事實作實事各

順作
各從

復肉刑議

唐虞象刑夏后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寔同寛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于叔世必省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

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後權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為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韋弦作佩況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睹則忽而不戒日陳於前則驚心駭矚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

必不懼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産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為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絶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制豈曰允中

貴𤋮管穴實同南史作不同同恨恨作悵悵

別議四條琳之歷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居著績衆官𤋮便宜議者以為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獨於衆議之外別建言

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

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為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准而終年刻

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
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制
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
小益 迭南史作遞 愚謂作愚請

又

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
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于
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

遵先典釐革後謬况復兼以游費實為民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于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

又

昔事故飢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綿絹既貴蠶業者滋雖勤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

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裲襠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邏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臥曽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綿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于斯私服為之難貴官庫為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

則其價自降

又

夫不耻惡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為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為悅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為之單罄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為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

劾尚書令徐羨之奏琳之永初二年為御史中丞劾奏羨之自是百僚震

肅莫敢犯禁

臣聞事上以奉憲為恭臨下以威嚴為整然後朝典惟明莅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頽臣以今月七日順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猥臣停門侍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録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録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云

中丞何得行凶敢録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敕下人一不得鬬凶勢輈張有頃乃散又有羣人就臣車側録收捕樊馬子牙行檕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自録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尚書令臣羡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羡之不禁或云羡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羡之内居朝右外司

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陵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為簒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𠮰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簒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

武帝詔報

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

孔璠之

艾贊

論譪靈艾蔚彼修坂混區羣卉理深用遠

劉柳南陽湼陽人仕晉江州刺史入宋歷尚書右僕射左光禄大夫

與高祖薦周續之

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入廬山事沙門慧遠與劉遺民陶潛號爲潯陽三隱柳爲江州刺史薦之高祖辟爲太尉掾不就

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濵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

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游外暢于冥內體遠形于應
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窮谷矣
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
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飢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
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昆卉誠著
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
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顧照其丹款
不以人廢言 宋書

孔甯子 會稽人歷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

陳高祖損益奏 甯子為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

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著於幽貴之爻晉師有成爪衍作賞楚乘無入為貫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引領嵓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

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爲二千石長吏者以赴選官隨缺叙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執咎在己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詮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羣進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

急於刀筆能事之功撫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歳豈惟政無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已處士砥自求之節任子滅交馳之情霄子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宋書

水賛

澄鑒無虛積之成川湍飛瑩谷激石冷然

井頌

天高聽卑載厚流謙揮鋒既擊跪拜亦霑惟益有作德

遠事兼明王用汲人具爾瞻

宋文紀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紀卷八

明 梅鼎祚 編

徐羨之

字宗文東海郯人晉末爲桓脩撫軍中兵曹參軍入宋以佐命封南昌縣公與傅亮謝晦等廢少帝而弑之歷位司徒爲文帝併誅

母周貍男刑議

晉義熙十四年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有男道扶三歲病癎生貍之爲姑女所告坐棄市刑羨之爲尚書僕射議上從之

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

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臯而在宥者靡容愚謂可特申之遐裔

請武皇帝敬皇后配享奏永初三年九月少帝即位司空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上奏詔可

臣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天弘日靜之勤立蒸民之極帝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聖

德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帝嚴親今實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于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爲前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躋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宣攝内外詳依舊典

廢廬陵王義真奏 義真爲高祖第二子少帝初爲南豫州刺史鎮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裁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而少帝失德羨之等密謀廢立次第應

在義眞以義眞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爲庶人徙新安及廢少帝遣使殺之

臣聞二叔不咸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興盛漢莫不義以斷恩情爲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斷幾傾鄭國劉英容養釁廣難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案車騎將軍義眞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酷醜聲遠播先朝猶以年在紈綺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聞革心自聖體不豫以及大漸臣庶

憂惶內外屏氣而縱博酣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
無禮先帝貽厥之謀圖慮經固親敕陛下面詔臣等若
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苦厲猶在紙翰而自玆迄今日
月增甚至今委棄藩屏志還京邑潛懷異圖希幸非冀
轉聚甲卒徵召車馬陵墳未乾情事猶昨遂蔑棄遺旨
顯違成規整棹浮舟以示歸志肆心專己無復諮承聖
恩低徊深垂隱忍屢遣中使苦相敦釋而親對散騎侍
郎邢安泰廣武將軍茅仲思縱其悖罵訕主謗朝此久

播於遠近暴於人聽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況憂深患著社稷慮切請一遵晉朝武陵舊典使顧懷之旨不墜於武廟全宥之德獲申於眂親仰尋感慟臨啟悲咽

上少帝乞屏退表高祖永初三年十月魏明元帝自率衆侵河南至少帝景和元年連兵不解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每戰多破之魏遣安平公涉歸楯能健等圍虎牢二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勁兵殆盡而檀道濟諸救軍畏敵兵盛不敢進虎牢遂陷德祖見執司空徐羡之尚書傅亮領軍將軍謝晦上表自罪不許

去年魏人縱肆陵暴河南司州刺史臣德祖竭誠盡力抗對強寇孤城獨守將涉朞年救師淹緩舉城淪沒聖懐垂悼遠近嗟傷陛下殷憂諒闇委政自下臣等謀猷淺蔽託付無人遂令致節之臣抱忠傾覆將士殲辱王略虧挫上墜先規下貽國恥稽之朝典無所辭責雖有司撓筆未加準繩豈宜尸禄昧安殊寵乞蒙屏固以申國法

上文帝歸政表元嘉二年羨之與左光禄大夫傅亮上表歸政三奏乃許之

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終事盡宣翼冕旒之道理絕于上皇拱已之事不行于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齡為斷冢宰聽政以再期為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負荷鴻業億兆顒顒思陶盛化而聖旨謙挹委成羣司自大禮告終鑽燧三改大明佇照遠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籍品物之情謹因蒼生之志伏願陛下遠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王室締造之艱時攬萬機躬親朝政廣闢四聰博詢庶業則雍

熙可臻有生幸甚

重奏

近陳寫下情言為心罄奉被還詔鑒許未回豈惟愚臣秉心有在詢之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方寔繫王德一國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殊風異至于主運臣賛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明可期此之非宜布自遐邇臣等荷遇二世休慼以均情為國至豈容順默重披丹心冒昧以請

又奏

比表披陳辭誠俱盡詔旨沖遠未垂聽納三復屛營伏增憂歎臣聞克隆先構幹蠱之盛業昧旦丕顯帝王之高義自皇宋創運英賢有造殷憂未闕艱患仍纏賴天命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心太山之安未易可保昏明隆替繄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之辰殷王待旦之日豈得無為拱已復玄古之風逡巡虛挹狥匹夫之事伏願以宗廟為重百姓為心弘大業以嗣先軌隆

聖道以增前烈愚瞽所獻情盡於此

翠龜表初學記

句容縣人獲龜一頭體被素毫騰路飛集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隷咸孫仕晉中書黄門侍郎入宋佐命封建城縣公歷中書監尚書令加左光禄大夫開府被誅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義熙十二年高祖北討軍次留城經張良廟下令文選傅亮撰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

亞黄中照鄰殆庶風雲玄感尉為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横流固巳參軌伊望冠徳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瀁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跡懷人永歎寔深過大梁者或佇想于夷門游九原者亦留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文選在宋書作存玄作言淵流浩瀁作流淵浩頓作殘夷項二二句書上下異永嘆寔深作慨然永歎棟宇作棟桷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況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泯宋書作絕）

修復前漢諸陵教

夫信陵之墳守衛無曠展季之壟樵蘇有刑彼匹夫懐道列國陪隷猶見禮異世取貴鄰邦漢高撥亂反正大造區宇道拯横流功高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泯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五陵晉文帝崇陽陵武帝峻陽陵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及惠帝陵也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届舊京威懐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

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鐘虡空列觀守之餘鞠為禾黍廛里蕭條鷄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翦荆棘繕修毁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慟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
東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
軍將軍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
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
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扞撫寧之勲實洽
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
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
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

亦蔣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劣貟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事詭辭莫見其際事隔于皇朝功隱于視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絶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

闊屯夷旋覲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啟上合請付外詳議 竭書作端大猷作王化寧作寄既作蕭泰作厚荐作結勝作稱茅土作茅社傷作念夷作泰 忠規遠畫惜慮密謨造膝詭詞

為劉毅軍敗自解表

遂令敵人內侮兵纏紫極聖朝肝膽社稷幾殆稽之典刑罪不容宥賴天祚有底冢宰靈武長虵翦毒醜類宵遯兮畿甸告寧四封有截臣元釁大責既積朝野棄榆之效又無與立而聖恩含宥弛其徽墨偏私之譏既彰

民聽况可重倚岳牧之任復當推轂之重

讓尚書僕射表

自皇基肇創豫班策勲纎善微績未聞朝野百揆治樞

摠貳啟要誠非庸臣所宜叨擬臣聞權衡旣懸錙銖靡

遁厲駑習驥終莫之近敗駕傷錦備之前誥必將上增

國垢下招私黷

尚書八座封諸皇弟皇子奏

臣聞懿親廣樹聖王所先明德並建古之休典所以維

城皇代盤石帝基内衛畿服外綏四海者也第某皇弟皇子等神姿頴哲大成俱茂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顯進徽號啓建疆宇弘道作屏光翰邦家並可封郡王

司徒劉穆之碑

公諱穆之字道和彭城人也公膺陶鈞之秀範該生民之上操三變肇於弱容九德充於初迪文明在中柔順暢於事業敬以直内義讓洽於州黨時元凶竄逼擁據荆沔乘輿播幸越蹈九江公率先羣后電發川湄奬懐

本之衆勵思奮之士桓譙籍累葉之資徐嶽慳驟勝之
鋒習亂之徒若蝟毛而起內懷根本之虞外通首尾之
勢公靈武獨運奇謨內湛蘙旅陳衆視險若夷飛雲西
泝則水截鯨鯢乘轅東指則陸殪長虵迴累碁之危成
維山之固豐功茂勲大造于王室湻風懿化永結于荆
南銘曰二儀發揮川嶽協靈外恢溫雅內鏡文明懷仁
履順藴義居貞煌煌袞衣禮亦隆止翼翼素心亮終如
始夷情升降一色愠喜訓儉於物復禮克己

侍中王公碑

體亞黄中道及微管元勲盛德光于晉載于時運距元安陵夷有漸至于兵纒象䰟壘結四郊公以民望晉朝居疑閻之際懐方履順處艱以貞顛沛不能迴其操彊禦無以蕩其守鑠矣公侯乘和挺生識深冬潭文艷春榮爰初素履好是冲默亦既端委振風肓德

故安成太守傅府君銘

爰自漢李以及晉朝髙名遠德係軌于時貞風亮節流

聲累葉君承世德之芳流蕩二象之淑靈含章藴粹佩蘭藉蕙棄帶飯蔬朝不及夕不以棲遲改其閑不以隱約迴其操揚生所為夕幽而不改隋和之德者其斯之謂與棲心古烈擬踵前修淹流孔老宛然内求于言中倫庸行歸周神之聽之匪明匪幽

與沈林子書

高祖踐阼封林子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户固辭不許亮與林子書

班爵疇勲歷代常典封賞之發簡自帝心主上委寄之

懐實參休否誠心所期同國榮慼政復是卿諸人共弘建內外耳足下雖存挹退豈得獨為君子耶

與謝晦書

晦初與亮徐羡之等廢少帝為營陽王尋弒之而迎立太祖及出為荊州刺史上欲誅羡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拜京陵治裝舟艦亮與晦書又言朝士多諫北伐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晦以示諮議叅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使承天豫為答詔啓草伐魏宜須明年尋起兵東下戰敗伏誅

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

與蔡廓書

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時亮為中書令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于亮每諮廓然後施行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廓答

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王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即位赦

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耶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為司徒司馬簡文為撫軍開府對録朝政蔡為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于時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耶

並宋書

蔡廓荅傅亮書

揚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齊獻王爲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爲驃騎轉齊王爲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爲次也又齊王爲司空賈充爲太尉俱録尚書署事常在充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宋書

演慎論亮初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

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慎身之譽周廟銘陛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室有蔀家之灾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狥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曽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鑾不息乘危以庶安行儉而徼倖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夭

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之風逝鑑醴酒而投紱夫豈潄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内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氷炭滌于胷心巖墻絶于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内澄百骸外

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絶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豪端逸翮鎩于衆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甘酖更比美言於疢疾而其懼患也若無轡而乘奔其慎禍也猶履氷而臨谷或振褐高樓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於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犠商洛遐遯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于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

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慎之維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刃愚夫弗為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為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况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内充外斥陵九折於邛僰泛衝波於吕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

慎而已矣

感物賦序亮白衣儒生僥倖際會既居宰輔兼總重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作感物賦以寄其意焉

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于時風霜初戒蟄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翻滿室赴軒幌集明燭者必以焦滅為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與惠之事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目論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遂賦之云爾

謝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歷豫章太守

臨終遺弟晦書 晦字宣明歷中書令撫軍將軍荊州刺史

晦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于不永疾篤還都臨終遺晦

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為國為家書 並宋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東陽太守朗孫初為高祖太尉參軍遷中領軍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歷領中書監預謀廢立出都督荊州刺史罪誅

奉文帝自理表 晦既與徐羨之等廢立出為荊州刺史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

弟凶問至便發兵三萬人東下奉表自理時帝先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荆州晦亦移檄京邑至江口又上表戰敗執送京師伏誅

臣階緣幸會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閑政事內謀帷幄經綸夷險毗賛王業預佐命之勲膺山河之賞及先帝不豫導揚末命臣與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禄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並升御床跪受遺詔載貽話言託以後事臣雖凡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居誠貫幽顯逮營陽失德自絶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徇骨

忘巳援登聖朝維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曾不懼疑臨
朝慇懃增崇封爵此則臣等赤心巳亮于天鑒遠近萬
邦咸達于聖青若臣等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
幼主孤背天日豈復虛館七旬仰望鸞旂者哉故廬陵
王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
德屬當運昌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
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
負于宋室耶況釁結閨墻禍成畏逼天下耳目豈伊可

誣臣忝居藩任乃誠匪懈為政大小必先啟聞糾剔羣
蠻清夷境内分留弟姪並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
婚姻童稚之日猥賀齒召薦女遣子合門相送事君之
道義盡於斯臣羨之總録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屢
抗表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
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
讒人傾覆妄生國釁天威震怒加以極刑并及臣門同
被孥戮雖未知臣道濟悶推理即事不容獨存先帝顧

託元臣翼命之佐剿于佞邪之手忠貞匪躬之輔不免
夷滅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偽未能鑒
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規弄威權先除
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孰不為之痛心憤怨
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二十載小心謹慎無纖芥之愆
伏事甫尒而嬰若斯之罪若非先帝繆于知人則為陛
下未察愚欵臣去歲末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並
言嬿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不

圖姦回潛遘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襲到彥之蕭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胄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任居分陝豈可顛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繕治舟甲須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卜世靈長義師克振中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冤恥謝罪闕廷雖伏鑕赴鑊無恨于心伏願陛下遠尋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微臣丹款猶有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

尚書符荆州討謝晦

禍福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微於影響人事鑒於前圖未有蹈義而福不近從德而禍不至也故智計之士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羨之傅亮謝晦安忍鴆殺獲罪於天明教所極政刑所取已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羨之父子亮及晦息電斷之初竝即大憲復王室之雠攄義夫之憤國典澄明人神感悦三姓同罪既擒其二晦之室屬縲仆獄户訽幽明所怨孤根易拔以順

討逆雖厚必萌然歸死難圖獸困則噬是以爰整其旅用為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兵精大號嚮震使持節中領軍佷山縣開國侯到彥之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旍首路組甲曜川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兖州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檀道濟統勁銳武卒三萬戈船蔽江星言繼發千帆俱舉萬棹遥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馬二千風驅電擊步

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銜其巢窟湘州刺史張邵提湘川之衆直據要害巴蜀杜荆門之險秦梁絶丹圻之逕雲網四合走伏路盡然後鑾輿劾駕六軍鵬翔警蹕前驅五牛整旆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陴無名授兵誰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懐本首丘必不自陷罪人之黨横為亂亡之役置軍則魚貫嬰城則鳥散其勢然矣聖上慜慗哀慜其罪由晦士民何辜是用一分前麾宣

示朝旨符到其即共收擒晦身輕舟護送若已猖獗先事阻衛宜翻然背亂相率歸朝頃大刑所加洪恩曠洽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産以下羨之諸姪咸無所染況彼府州文武並列王職荷國榮任身雖在外乃心辰極夫轉禍貴速後機則凶遂使王師臨郊雷電皆至噬臍之恨亦將何及

移京邑檄

王室多故禍難荐臻營陽失德自絶宗廟廬陵王構閲

有本屢被猜嫌且居喪失禮遐邇所具積怨犯上自貽
非道羣后釋位爰登聖明亂之末乂職有所係披車騎
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謬蒙時私叨竊權要弘於永
初之始實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讓自謂任遇浮淺進誣
先皇委誠之寄退長嫌隙異同之端曇首往因使下訪
以今上起居不能光揚令德彰於朝聽其言多誣故不
具說王華賊亡之餘賞擢之次先帝常見訪逮庶有一
分可取而華稟性凶猜多所忍害曩者縱人入城託疾

辭事此都士庶咸所聞知以其所啓及上手荅示宗叔獻又令宣告徐傅二公及周糾使下又令見沓云欲自攬政事求離任還都并令曇首具述此意又恵觀道人說外人告華及到彦之謀反不謂無之城內東將數日之內操戈相待華說數為秋富所諧常不自安凡此諸事豈有忠誠冥契若此者耶自以父亡道側情事異人外絶酒醴而宵飲是恣湎貌瘁心狂行失檢凡厥士庶誰不側目又常歎宰相頓有數人是何憒憒規總威權

不顧國典保祐皇家者罹屠戮之誅効勤社稷者致殲夷之禍搢紳之徒孰不忼慨遂矯違詔旨遣到彥之蕭欣之輕舟見襲即日監利左尉露檄衆軍已至揚子雖以不武忝荷蕃任國家艱難悲憤兼集若使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凡百有殄瘁之哀蒼生深橫流之懼輒糾勒義徒繕治舟甲舳艫亘川駟介蔽野武夫鷙鳥人百其誠今遣南蠻司馬寧遠將軍庾登之統參軍事建武將軍建平太守安泰宣威將軍昭弘宗參軍事宣威將軍

王紹之等精銳一萬前鋒致討南蠻參軍振武將軍魏像統參軍事宣威將軍陳珍虎旅二千參軍事建威將軍新興太守賀愔甲卒三千相係取道南蠻參軍振威將軍郭卓鐵騎二千水步齊舉大軍三萬駱驛電邁行冠軍將軍竟陵内史河東太守謝邈建威將軍南平太守謝世猷驍勇一萬留守江陵分命參軍長寧太守竇應期步騎五千直出義陽司馬建威將軍行南義陽太守周超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悍一萬壯出

高陽長兼行參軍寧遠將軍朱澹之步騎五千西出鴈塞同討劉粹並趨襄陽奇兵尚速指景齊奮諸賢並同國恩情兼義烈今誠志士忘身之日義夫著績之秋見機而動望風而不待勗

又上表

臣聞凶邪敗國先代成患讒豎亂朝異世齊禍故趙高矯逼秦氏用傾董卓階亂漢祚伊霍雖哲王宰世大明照臨未能使其漸弗興兹害不作姦臣王弘等竊弄威

權興造禍亂遂與弟華內外影響同惡相成忌害忠賢希圖非望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橫被酷害并及臣門雖未知征北將軍臣道濟存亡不容獨免遂遣蕭欣到彥之等輕舟見襲姦僞之甚一至於斯羨之及亮或宿德元臣姻婭皇極或任摠文武位班三事道濟職惟上將扞城是司皆受遇先朝棟梁一代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闈政事外經戎旅與羨之亮等同被齒盼既經啓王基協濟大業爰自權輿暨于揖讓誠積

雖微仍見紀錄並嘗丹書之誓各受山河之賞欲使與宋升降傳之無窮及聖體不預穆卜無吉召臣等四人同升御床顧命領遺委以家國仰奉成旨俯竭股肱忠貞不效期之以死但營陽悖德自絶于天社稷之危憂在託付不有所廢將焉以興乃遠稽殷漢用升聖德陛下順流乘傳不聽張武之疑入邸龍飛非俟宋昌之議斯乃主臣相信天人合契九五當陽化形四海羨之及亮内贊皇猷臣與道濟分翰於外普天之下孰曰不宜

遂蒙寵授來鎮此方分留弟姪以侍臺省到任以來首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動皆咨啓八州之政罔一專輒尊上之心足貫幽顯陛下遠述先古申以婚姻大息世休復蒙引召是以去年送女遣兒闔門俱下血誠如此未知所愧而凶狡無端妄生釁禍羨之内誅臣受外伐顧省諸懷不識何罪天聽遐邈陳訴靡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狐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馮陵恩幸闚望國

權親從磐跱規自封殖不除臣等因得專權所以交結讒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當以營陽為言廬陵為皐又以臣等位高功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三至下機能不暫惑伏自尋省廢昏立明事非為已廬陵之事不由諂人內積蕭墻之釁外行叔段之罰既志之有主臣何傾焉然廬陵為性輕險悌順不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至於羨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欲戮力皇家盡忠報主若

令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泝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易爲可鑒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竝居顯要世稱恭謹不圖一旦致茲釁罰夫周公大賢尚有流言之謗伯奇至孝不免讒慝之禍慈父非無情於仁子明君豈有志於貞臣姦邪所移勢回山岳況乃精誠微淺而望求信者哉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躬覽

篇籍研覈是非釁兆之萌宜應深察臣竊懼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閻樂之禍夙夜殷憂若無首領夫周道寖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趙鞅入誅況今凶禍滔天辰極危逼台甫弩戮岳牧傾陷臣才非絳侯安漢是職人愧博陸厠奉遺旨國難既深家痛亦切輒簡徒繕甲軍次巴陵蕭欣宭懾望風奔迸臣誠短劣在國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電掃直入石頭梟翦元凶誅夷首惡弔二公之冤魂寫私門之袖痛然後分

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惟陛下徳合乾元道侔玄極鑒凶禍之無端察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雹之威梟四凶于廟庭懸三鑒于絳闕申二台之匪辜明兩蕃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須次近路尋復表聞

張約之

諫廢廬陵王義真疏 徐羡之等之廢義真也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諫以

約之為梁州府
參軍尋見殺

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故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壺關復冤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輔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輿隸藥石阿氏哉臣雖草芥備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聞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忘戮披敘丹愚伏惟高祖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清天步則齊德有虞俯廓九

州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修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升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録善奄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剥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為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恊應符

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燁魯衛龜策告同胙均七百豈不善哉陛下富于春秋慮未重複忽安危之遠筭肆不忍于一朝特願留神九思重加詢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顒顒之望時開曲宥反王都邑遴保傅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情性道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

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以聞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鑊無愧地下矣

宋文紀卷八